

真迹

文艺思想资料编年

第三辑

1928—1932

孙崇恩 周来祥 编

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目 录

《唐宋传奇集》广告	(1)
《禁止标点符号》按语	(1)
《小约翰》广告	(2)
“醉眼”中的朦胧	(3)
致台静农(节录)	(9)
致李霁野(节录)	(10)
致章廷谦(节录)	(10)
致章廷谦(节录)	(11)
致李霁野(节录)	(12)
致章廷谦(节录)	(12)
看司徒乔君的画	(14)
《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16)
文艺与革命(复冬芬信)(节录)	(19)
致李秉中(节录)	(22)
扁	(23)
路	(24)
头	(26)
通信(复Y先生)(节录)	(28)
太平歌诀	(34)
铲共大观(节录)	(36)
通信(复张孟闻)(节录)	(38)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39)

致章廷谦 (节录)	(44)
致章廷谦 (节录)	(44)
《 奔流 》编校后记 (一)	(45)
致章廷谦 (节录)	(48)
《 思想·山水·人物 》广告 (节录)	(48)
《 奔流 》凡例五则 (节录)	(49)
《 奔流 》编校后记 (二)	(50)
致翟永坤 (节录)	(53)
致韦素园 (节录)	(53)
致康嗣群 (节录)	(54)
革命咖啡店	(55)
文坛的掌故 (复徐匀) (节录)	(57)
文学的阶级性 (复恺良) (节录)	(59)
《 奔流 》编校后记 (三)	(61)
致章廷谦 (节录)	(64)
《 奔流 》编校后记 (四)	(65)
《 贵家妇女 》译后记	(67)
《 食人人种的话 》译后记	(68)
《 关于绥蒙诺夫及其代表作〈饥饿〉 》译者识	(68)
《 北欧文学的原理 》译者附记	(69)
《 捕师 》译后记	(70)
《 奔流 》编校后记 (五)	(71)
《 农夫 》译后附记 (一)	(75)
《 农夫 》译后记 (二)	(77)
《 而已集 》题辞	(78)
《 北欧文学的原理 》译者识	(79)

关于“粗人”(节录)	(81)
致赵景深(节录)	(82)
《竖琴》译后附记	(83)
《奔流》编校后记(六)	(85)
《坦波林之歌》译者前记	(87)
《跳蚤》前记	(88)
《奔流》编校后记(七)	(89)
《〈雄鸡和杂馔〉抄》前记	(95)
致章廷谦(节录)	(96)
致陈藩(节录)	(96)
敬贺新禧	(98)
《十月》译后附记	(99)
致章廷谦(节录)	(100)
《奔流》编校后记(八)	(102)
《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	(104)
《近代木刻选集》(1)小引	(105)
《近代木刻选集》(1)附记	(107)
《蕨谷虹儿画选》小引	(109)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	(111)
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节录)	(113)
哈漠生的几句话	(115)
《近代木刻选集》(2)小引	(118)
《近代木刻选集》(2)附记	(120)
致李霁野(节录)	(122)
致韦素园(节录)	(122)
致许寿裳(节录)	(124)

《奔流》编校后记(九)·····	(125)
致韦素园(节录)·····	(129)
《壁下译丛》小引·····	(130)
《比亚兹莱画选》小引·····	(132)
致李霁野(节录)·····	(135)
《艺术论》小序·····	(136)
《面包店时代》译者前记·····	(139)
《新时代的预感》译后附记·····	(140)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141)
《艺苑朝华》广告·····	(143)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后附记(二)·····	(144)
《奔流》编校后记(十)·····	(145)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148)
两地书(一三五)(节录)·····	(153)
《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后记·····	(154)
致陈君涵(节录)·····	(155)
致李霁野(节录)·····	(156)
致白莽(节录)·····	(156)
通讯(复张逢汉)(节录)·····	(158)
致李霁野(节录)·····	(159)
叶永霖作《小小十年》小引·····	(161)
《奔流》编校后记(十一)·····	(164)
《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	(167)
致章廷谦(节录)·····	(172)
柔石作《二月》小引·····	(173)
《人性的天才——迦尔洵》译后附记·····	(176)

《小彼得》译本序	(176)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和《跋司珂族的人们》	
译后附记	(179)
《苦蓬》译后记	(181)
致韦丛芜(节录)	(183)
致章廷谦(节录)	(183)
《奔流》编辑后记(十二)	(184)
《恶魔》译论附记	(190)
离骚与反离骚	(191)
流氓的变迁	(194)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196)
我和《语丝》的始终	(197)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	(206)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211)
《文艺研究》例言	(229)
文艺的大众化	(230)
《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记	(232)
通讯(柳无忌来信按语)	(235)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236)
致章廷谦(节录)	(238)
《新俄画选》小引	(239)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242)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245)
致章廷谦(节录)	(250)
致章廷谦(节录)	(251)
我们要批评家	(253)

致李秉中(节录)	(255)
致方善境(节录)	(255)
《文艺政策》后记	(256)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260)
致郁达夫(节录)	(262)
致李秉中(节录)	(262)
《艺术论》译本序	(264)
致章廷谦(节录)	(276)
致李霁野(节录)	(276)
《浮士德与城》后记	(278)
《洞窟》译记	(284)
致方善境(节录)	(285)
《十月》后记	(286)
致李秉中(节录)	(292)
致孙用(节录)	(292)
《静静的顿河》后记	(293)
致曹靖华(节录)	(296)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	(297)
致王乔南(节录)	(299)
致王乔南(节录)	(299)
致崔真吾(节录)	(300)
《中国小说史略》题记	(301)
《铁甲列车Nr·14—69》译本后记	(302)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303)
开给许世瑛的书单	(306)
《毁灭》后记	(308)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316)
致李小峰(节录)·····	(318)
致韦素园(节录)·····	(318)
致李秉中(节录)·····	(319)
致荆有麟(节录)·····	(320)
致曹靖华(节录)·····	(320)
致山上正义(节录)·····	(322)
《勇敢的约翰》校后记·····	(323)
柔石小传·····	(326)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328)
致孙用(节录)·····	(330)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331)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332)
致曹靖华(节录)·····	(336)
致李小峰(节录)·····	(337)
上海文艺之一瞥·····	(338)
致李小峰(节录)·····	(351)
《肥料》译后记·····	(352)
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说明·····	(354)
《夏娃日记》小引·····	(355)
《铁流》编校后记·····	(357)
墨西哥理惠拉壁画之一——《贫人之夜》(1927)·····	(365)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366)
致曹靖华(节录)·····	(376)
沉滓的泛起·····	(377)
《野草》英文译本序·····	(380)

致曹靖华(节录)	(381)
《毁灭》和《铁流》的出版预告(节录)	(382)
三闲书屋校印书籍	(383)
《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译后附记	(384)
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	(385)
德国作家版画展延期举行真象	(387)
几条“顺”的翻译(节录)	(388)
风马牛	(389)
关于小说题材的信(复Y及T的信)(节录)	(392)
答北斗杂志社问(节录)	(394)
关于翻译的通信(复J、K的信)(节录)	(396)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呵德”们	(403)
致增田涉(节录)	(405)
致许寿裳(节录)	(406)
致内山完造(节录)	(407)
《三闲集》序言	(408)
鲁迅译著书目(节录)	(412)
《二心集》序言	(415)
我对于《文新》的意见	(418)
我们不再受骗了(节录)	(419)
致增田涉(节录)	(420)
致增田涉(节录)	(420)
致许寿裳(节录)	(422)
致增田涉(节录)	(422)
致增田涉(节录)	(424)
致李霁野(节录)	(424)

致曹靖华（节录）	（425）
致李霁野（节录）	（426）
某书读后记	（427）
致增田涉（节录）	（428）
《淑姿的信》序	（429）
致许寿裳（节录）	（430）
致增田涉（节录）	（430）
致台静农（节录）	（431）
《竖琴》前记	（432）
《竖琴》后记	（436）
致曹靖华（节录）	（446）
《一天的工作》前记	（447）
《一天的工作》后记	（451）
致增田涉（节录）	（466）
论“第三种人”	（467）
“连环图画”辩护	（471）
致增田涉（节录）	（475）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476）
今春的两种感想（节录）	（479）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节录）	（480）
《自选集》自序	（483）
《两地书》序言	（486）
致增田涉（节录）	（490）
祝中俄文字之交	（491）

《唐宋传奇集》广告

鲁迅校录。共九卷。唐人作者五卷三十二篇，宋人作者三卷十六篇。末一卷为《稗边小缀》，即鲁迅所作考证，文言一万五六千字。是一部小心谨慎，用许多善本，校订编成的书。编者在序例上说：“本集篇卷无多，而成就颇亦非易。……广赖众力，才成此编。”则其不草率从事也可想。治文学史则资为材料，嗜文艺则玩其词华，有此一编，诚为两得。

原载1928年1月21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六期，未署名。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

《禁止标点符号》按语

编者按：这虽只一点记事，但于我是觉得有意义的：中国此后，将以英语来禁用白话及标点符号，但这便是“保存国粹”。在有一部分同胞的心中，虽疾白话如仇，而“国粹”和“英文”的界限却已经没有了。除夕，楮冠附记。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初载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署名楮冠。

（《集外集拾遗》）

《小约翰》广告

荷兰望·蕩覃著，鲁迅译。是用象征来写实的童话体散文诗。叙约翰原是大自然的朋友，因为要求知，终于成为他所憎恶的人类了。前有近世荷兰文学大略，作者的详传及照象。孙福熙画封面。

原载1928年1月28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

“醉眼”中的朦胧

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艺术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少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拚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许多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了一年半载的缘故。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这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大家都有些自觉的，所以总要向读者声明“将来”：不是“出国”，“进研究室”，便是“取得民众”。功业不在目前，一旦回国，入室，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

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

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便在最革命的国度里，文艺方面也何尝不带些朦胧。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敢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借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拼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踏踏主义，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

这类事情，中国还在萌芽，所以见得新奇，须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艺》那样的大题目，但在工业发达，贫富悬殊的国度里，却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也可以说，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

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

这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

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

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大众”的时候，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

们的动机。……”这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最要紧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横竖缠不清，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让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

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曾有人批评我的小说，说是“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冷静”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象一板斧劈着了这位革命的批评家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闲暇”也有三个了。倘有四个，连《小说旧闻钞》也不写，或者只有两个，见得比较地忙，也许可以不至于被“奥伏赫变”（“除掉”的意思，Aufheben的创造派的译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在第四阶级，一定比照描一个原文难）罢，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个。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现自己”之罪，大约总该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所以仍旧要文学，文学是现在最紧要的一点，因为将“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一到“武器的艺术”的时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的时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变成同意者，反对者变成徘徊者”了。

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为什么不就到“武器的艺术”呢？

这也很像“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但当现在“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这问题是总须起来的，不尽是资产阶级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计。因为这极彻底而勇猛的主张，同时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这样：——

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

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但革命的艺术，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因此必然的应该坐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等待“武器的铁和火”出现。这出现之际，同时拿出“武器的艺术”来。倘那时铁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个“闲暇”，能静听他们自叙的功勋，那也就成为一样的战士了。最后的胜利。然而文艺是还是批判不清的，因为社会有许多层，有先进国的史实在；要取目前的例，则《文化批判》已经拖住 Upton Sinclair，《创造月刊》也背了 Vigny 在“开步走”了。

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象符拉特弥尔·伊力支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